



古往今来的有识之士，大都主张写文章要有新意，要有创见，力戒俗套。俗套也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“套话”。

一位著名学者曾说过，为文要“惟陈言之务去”。陈言者，即那些别人已经说了无数遍，没有什么生命力的陈词滥调。清代学者郭松焘在称赞大学者魏源的治学态度时说，魏源著文严格执行一条原则：“务出己意，耻蹈袭前人。”他把照搬别人的话引以为耻辱，说得真够重的了。有一位名士对陈言套话更是挖苦得入木三分：“宁饮三斗醋，有耳不听无味句”。可见，套话是很令人讨厌的。

可惜，如今说套话之风，在某些场合仍相当流行。报上的有些大块文章，洋洋洒洒，读了半天，大多是已经说得滚瓜烂熟的老一套，既没有给人启迪的新思想，也没有传递什么新鲜信息。发表文章，无非是为了交流思想，传播信息，探索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，引导人们尽可能正确地认识日新月异的世界，从而去改造客观世界。陈言套话只会把人引入五里雾中。

现在不少会议上，说套话者也不鲜见。研究问题，共商国是，本来应当各抒己见，议论风生。可是有些人发言却捧着事先写成的发言稿，照本宣科，把文件上和领导人说过多次的话重述一遍，唯独缺少自己的意见。

为何有些人写文章或讲话偏爱套话？

“隆冬，寒露结成冰，月色迷朦欲断魂……”冬夜，听着蒋调评弹，想着孤单一盏灯、一个人，孤孤单单行走在花间，去往潇湘馆。似乎天地之间，只有他和妹妹两个人。真是情到深处人孤独。便想读到另一句我非常喜欢的诗句：“红楼隔雨相望冷，珠箔飘灯独自归。”此中况味，一样相思浓郁，心思寂寥。那些传唱千古的情爱，从来没有皆大欢喜。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，童话故事就只能结束了。

我也生逢隆冬腊月，在满地清霜的时节，大学时的中文系主任贺圣谟先生给我起名“怀霜”，亦取“清思若怀霜”之意，带着干净清涼的冬日气息。然而隆冬自有它的暖意。比如，雪。雪给我的记忆向来都是温暖的，小时候的雪地追逐，快乐到飞扬。深雪的冬夜，围炉夜话，梦寐相对，已无关话题。曾经在漫天飞雪时行走黄山，清晨的步仙桥上，只留下我和小松鼠的脚印，零落深浅地嵌在雪地里。还有倏忽而过的松鼠的长尾，在雪面上留下下行草的痕迹。而抬头只见西海的云海，汤汤无央，一直披染并施地绵延到远处白雪皑皑的齐云山，云与雪的相遇，是天上人间的奇遇，干净唯美到极致。一时间心胆澄澈，寒意俱无，真想效仿越人王冕大雪天赤脚登炉峰的行迹，羽化飞仙而去。

苍茫的雪山，如同一个素朴的大舞台，让身处其中的点景人物美轮美奂。比如《红楼梦》中的宝琴，雪天披着凫雁裘，在山坡上遥等，背后转出个披大红猩猩毡的人来，那是宝玉；更有晋人王恭，身披鹤氅，涉雪而

行，都是神仙中人啊。我没有华丽的锦衣裘服可以媲美古人，倒更喜欢低调的棉麻或香云纱质地的夹棉衣，在隆冬是一种温暖踏实的存在。棉麻自有布衣蔬食的平淡，香云纱则带着缱绻的女性气质，内里夹上蓬松的丝棉，便平添冬日慵懒的气息。设计师鱼还给我做了蓝灰的夹棉条绒大衣，领边和袋口有着娇美的暖色丝带绣。我总爱在雪天穿着，加一条嫣红的麻纱围巾和靛蓝底红花卷草纹的棉布长裙，简单齐整中有了参差错落的层次和对比，很像雪天的心情。条绒又叫灯芯绒，手感丰润厚实带着一点弹性，写满了童年的温馨回忆。

隆冬草木凋零，唯有期待寒梅著花。腊梅花开之前，我和学生在学校图书馆后面的小花园捡拾木瓜。那是蔷薇科的木瓜，也就是《诗经》中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”的木瓜，十分坚实，掉落地上数日不烂，捡来可以存放许久。它有着香梨的味道，捧在手心，揣在兜里，令人心清神怡。《浮生六记》中将木瓜和佛手相提并论，同作为案头清供的佳物。想

起朋友沁的工作室中就有佛手，香气有意无意之间，惹人念想。便短信问他在哪里得的，想一并收来与木瓜放在一起。很快收到回复，他一早正在城隍庙的早市中，说路过花市见了佛手，即帮我带一个回来。我想好了将用一个豆青瓷盘或德化白瓷盏来供它，以映衬那一抹可人的娇黄。沁是一位玻璃艺术家，将玻璃做出了文人的气息与禅静的味道。他折了素心腊梅插在自己手做的白色玻璃器皿中，初雪般的玻璃盏映照点点蜜黄的梅蕊，像几分欲言又止的心事。一枝横斜，满室生香。

于是约好了一起去赏梅，最好在一个有雪意的日子。

起因或许有二。一是怕说漏了嘴，或者写了些与领导精神不相符的文字，招来麻烦，不如说套话没有风险。二是思想懒汉，观念陈旧。写文章或讲话要有新意，就得勤于思考，就得调查研究，就得读书读报，一句话，就得开动思想机器，这些都不是轻松事。写套话则信手拈来，不费功夫，轻车熟路，各方都满意。也许还有些其他原因，就不多说了。

有人认为，写文章多些陈言套话并无大碍，充其量不过是浪费些时间和纸张罢了。此言差矣。当今各项事业都在迅速发展，最重要的莫过于珍惜时间，浪费时间绝非小事。其实，陈言套话最大的危害，是不利于活跃人们的思想，客观上掩盖了实际工作中的矛盾。推进改革开放，解放思想是基本前提。说套话是思想僵化的一种表现，它与解放思想背道而驰。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，如今各个领域里新事物层出不穷，人们思想活跃，陈言套话与当今既丰富多彩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，已日益格格不入了。

清末洋务派首领、大学者张之洞，是近代史上一位主张废弃套话、改进文风的有名人物之一，他的一些见解给人启发。张之洞力主写文章不可净是之乎者也的官话，“文章要平实，不可以虚词为美”，更主张对文章要“闲字痛删”。这个“痛”字说得好。确实，对有些人来说，一旦与套话分手，可能很不习惯，只有“痛”下决心，才可能迈出新步。

失去了他她它

赵全国

圣雄甘地乘火车，不慎将一只鞋跌落到车外。火车已经开动，他急忙脱下另一只鞋扔下火车。同伴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“这样，穷人可能会捡到一双鞋。”小伙子深恋着一位姑娘，她后来却离开了他。小伙爱她胜过爱自己，分手时真诚地说：“今后有难处，请告诉我一声。”另有一条汉子，也深爱着一位姑娘。最终他因不能容忍女友另择新欢，将硫酸泼向了那曾经的恋人。

霸王别姬时说：“虞兮虞兮奈若何？”虞姬啊，我快完蛋了，你该怎么办呢？虞姬心领神会，听懂了他的潜台词：总不能把你留给刘邦这混混吧？于是拔剑自刎，了却了项羽的一块心病。

喜欢并拥有某人某物时，人们的表现大抵是没有本质区别的。但是，当失去了他、她或它时，就很可能看出各人的品格来。生活的智慧亦于此可见。

去贵州，到凯里市西江千户苗寨应是首选。如果不到那里走上一遭，就算不得到过贵州，将留下一大遗憾。

旅游大巴从贵阳出发，3个多小时的车程，走的大多是环山路。大巴车一头钻进山坳里，扭头摆尾，斗折蛇行，把人弄得晕头转向。

时值初秋，从车窗望出去，梯田层叠，诸色错杂。进入景区，但见游人如织，在一个大型迎宾广场上，数十位甚至上百位苗族老人分列两边，恭迎游客的到来。左边一列是清一色的老妪，她们中间有人手中持一截牛角，牛角里装着自酿的糯酒，逐一为路经此处的游客敬饮。右边一列则是清一色的老汉，每人手持芒筒吹乐助兴。他（她）们都穿着统一的苗族服饰，身材相近，一律矮小，让人看了忍俊



▲ 同治壬申本《十钟山房印举》二十四册

最早识排队二字，是源于小学一篇课文，“天冷了，大雁列队飞向南方，一会儿排成一个字，一会儿排成个人字”。望着天，排队仿佛是童话般的美景。

记得是1960年的严冬，全国饥饿。永嘉路上的一座庙堂改成里弄食堂，我领着六岁的弟弟去排队打饭。粥少僧多，限量记卡，菜和汤只能二选一。排了好久，我才买着了两碗糙米饭和一碟葱炒豆腐渣，弟弟跟着我，小心翼翼捧着碗包心菜汤。还没挤出长队，队伍突然起了骚动，一位插队者被人强推出来，把弟弟撞倒在地，汤全洒了，弟弟冻红的小手还紧紧抓住那只空碗，他太知道这汤的珍贵。小手和空碗就如同课文中的雁飞图，定格在我记忆的相册里。

后来，“文革”了。那时，淮海路上有家茅山酒店，酒品正宗，卤菜鲜美，老远就闻得酒香，每天引得酒客排队等开门。随着“文革”深入，酒店门前的排队也起了花头。排队的酒客要和店员一起早请示，晚汇报，跳忠字舞，唱忠字歌，然后才能进门吃酒。酒客大部分是逍遥派，但也难免有自己的观点，于是排队时就辩论开了，排队排成了围观。进店后也是观点相同的坐一桌，坐下来继续争。有个小绍兴，口才好，嗓门大，气得观点不同的老宁波要请他吃生活。第二天，店

轮说吧，渡轮很大，几百辆汽车排队上船，绝无超位，出道，抢先的现象。按道排队，先到先上先下，再简单不过。那天，我们上船前，车停在码头二号道中部，按理我们上船后也该停在船舱二号道中部，下船时才能按序比三号道的车先离开。上船后，引导员却让我们停在三号道上。我对黄先生说：“出错了吧！看来要先上后下了。”两小时后，船靠岸了，汽车按序出舱。很快，二号道上的车有一半上岸了，我正想责难，只见那引导员朝二号道做了个暂停的手势，然后快步跑到我们车前，提示我们发车上岸。全车爆发掌声，我朝引导员伸出了大拇指。公平公正的原则如此生动地浸润在社会的细胞里。

我记住了这位引导员。人家那里无论是车队，还是



不禁。然而，这样的夹道相迎、以礼相待、热情好客，又让人心头发热，似有一股暖流从心间流过。

再往里走，如果赶巧的话，将有一场别具风情的苗家歌舞，让你留下绵长的回味。尽享歌舞的视觉盛宴后，又有有滋有味的苗家长桌宴为你接风洗尘。长桌宴寓意平等和谐，由数张方桌拼接在一起，客人们围桌而坐，那种气势不俗的就餐氛围，远非方桌、圆桌可比。店家照例上来唱歌、敬酒，歌的大意是：喜欢喝三杯，不喜欢喝五杯，喜欢不喜欢喝八杯。所做的酒大抵都要喝掉，即使有不善饮者加以推脱，也不要站起来，更不要让手碰到酒杯，否则要被罚酒。另外，他们还会赠送每人一只红绳系着的煮熟的红鸡蛋，挂在脖子上。鸡蛋要等到

印谱为辑录玺印作品书籍的通称。篆刻界习惯上将辑录古铜印的称为“古铜印谱”，辑录明清篆刻名家印作的，称之为“名家篆刻印谱”。名家篆刻印谱当以1939年成书的《丁丑劫余印存》为最，辑录丁辅之、葛书徵、高络园、俞序文四位近代印家所藏的文彭、何震至吴昌硕诸篆刻名家273人，存印1900余方。而古铜印谱则以《十钟山房印举》最负盛名，此谱为清代金石大家陈介祺辑。同治壬申（1872年），编者将自藏玺印并汇辑诸友之藏，师吾丘衍行《三十五举》之意，名为《十钟山房印举》。初稿十部，每部五十册，共存印3343方。至光绪癸未（1883年），金石家吴大澂移书敦促，即自改稿重编，每部增至194册，存印逾万，为中国印谱史上巨帙蔚观，空前绝后的名著。

辑录铃拓《十钟山房印举》，工程浩大，考订繁复，故此谱无完本，亦无定本。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统计，同治十一年（壬申）本，《十钟山房印举》铃拓本就有八册本、十四册本、十六册本、二十册本、五十册本、七十二册本、八十一册本、均藏国家图书馆。另有一百二十册本、一百九十册本等。但此谱如今大都为各公家单位收藏，私人收藏者甚少。近日笔者寓目同治壬申本《十钟山房印举》二十四册，其收印3300余方，与国家图书馆所藏五十册本存印大体相同。此谱首页铃“退耕堂藏书记”朱文印，可知其曾为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旧藏，颇为珍贵。展读再三，窃幸眼福不浅矣。

《十钟山房印举》（见图），装帧品相精美良好，开本纵26.5厘米，横18.5厘米，内首页陈介祺手书“同治壬申海滨病史六十岁作”，版心正背上下各题“十钟山房印举”、“淮水陈氏藏”。每册封面有“拓十钟山房印举，全举二十四集”印刷竖条，并以朱笔手写每册序号。此谱经古玺、官印、周秦印、金玉陶骨、六面印、套印、两面印、姓名印、鸟虫、吉语、图案印等三十举分类编次。

此印谱抉择精审，著名金石、考古学家王献唐曰：“陈氏十钟山房印举所收诸印，虽未见原物，但以印文证之，无一伪制，即所收铜器石刻砖瓦皆然。此老精鉴，当时潘王二吴诸公，皆出其下，心细如发，眼明如炬。”《十钟山房印举》对古印学的最大贡献是对古玺印进行鉴定分类，此前旧古铜印谱，周秦两汉各印之时次，划分未严，时多淆混，自此谱出，后出之集古印谱皆从之。

《十钟山房印举》铃拓极为认真，王石经铃拓时，“日夜将事，手指磨仰，皮落浮起，有不合者，则剔换之，或至再四”。由此可知，名谱铃拓、流传不易，吾辈当倍加珍惜！

人队，为什么总能井然有序，纹丝不乱。我们的差距在哪里？前不久，首都的一辆救护车就因拥堵的车队不肯让道，造成拖延医治而使病人丧生的惨剧。队是人排的，从中可以折射出社会的魂魄。好在我们的天上还有雁队。古人认为，大雁是五常具全的灵物。何以见得？因为从天上的雁序中，你可以读出仁，义，礼，智，信来。细想，还真那么回事。难怪李清照说，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

蚩尤的这些后裔在5000多年的颠沛流离、数度迁徙中，终于扎根于这块风水宝地，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和经历的苦难，岂是一言能尽？

站在观景台放眼对面，千户苗寨尽收眼底。山势迤邐，吊脚楼层叠错落，高低参差，气势恢弘。千户苗寨，世外桃源般的怡然和恬静。如今，她早已不是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了，她撩开了罩在头顶的神秘面纱，露出了她幽雅的神韵和曼妙的姿容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心仪者前来踏访、寻幽，在此驻足、回眸。解析着风雨桥头那难以识读的奇特文字，同时对“美人靠”充满着无限的遐想。设若哪一天，我们不再行色匆匆，而是静下来俯耳听一听苗寨的心跳，那又将是一场怎样美妙的邂逅？

太湖边上的一个“好望角”，请读明日本栏。

人文地图

巨帙蔚观，空前绝后——记同治壬申本《十钟山房印举》

章衍方

艺苑清赏



康乐

董宏之 篆刻

